#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口訣

姚秦三藏法師　鳩摩羅什　奉詔　譯

唐　六祖大師　惠能　口訣

宋　天臺　羅適　校刊

河北　史鳳儒　重輯

夫金剛經者，無相為宗，無住為體，妙有為用。自從達摩西來，為傳此經之意，令人悟理見性。只為世人不見自性，是以立見性之法，世人若了見真如本體，即不假立法。此經讀誦者無數，稱讚者無邊，造疏及注解者，凡八百餘家。所說道理，各隨所見，見雖不同，法即無二。宿植上根者，一聞便了；若無宿慧者，讀誦雖多，不悟佛意。是故解釋聖義，斷除學者疑心。若於此經，得旨無疑，不假解說。從上如來所說善法，為除凡夫不善之心。經是聖人語，教人聞之，超凡悟聖，永息迷心。此一卷經，眾生性中本有，不自見者，但讀誦文字。若悟本心，始知此經不在文字。若能明瞭自性，方信一切諸佛，從此經出。今恐世人身外覓佛，向外求經，不發內心，不持內經，故造此訣，令諸學者，持內心經，了然自見清淨佛心，過於數量，不可思議。後之學者，讀經有疑，見此解義，疑心釋然，更不用訣。所冀學者，同見礦中金性，以智慧火鎔煉，礦去金存。我釋迦本師，說金剛經，在舍衛國，因須菩提起問，佛大悲為說，須菩提聞法得悟，請佛與法安名，令後人依而受持，故經云：佛告須菩提，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，喻法為名，其意謂何？以金剛世界之寶，其性猛利，能壞諸物。金雖至堅，羖羊角能壞；金剛喻佛性，羖羊角喻煩惱。金雖堅剛，羖羊角能碎；佛性雖堅，煩惱能亂；煩惱雖堅，般若智能破；羖羊角雖堅，鑌鐵能壞。悟此理者，了然見性。涅槃經云：見佛性不名眾生，不見佛性是名眾生。如來所說金剛喻者，只為世人性無堅固，口雖誦經，光明不生，外誦內行，光明齊等，內無堅固，定慧即亡，口誦心行，定慧均等，是名究竟。金在山中，山不知是寶，寶亦不知是山，何以故？為無性故。人則有性，取其寶用，得遇金師，鏨鑿山破，取礦烹煉，遂成精金，隨意使用，得免貧苦，四大身中，佛性亦爾。身喻世界，人我喻山，煩惱喻礦，佛性喻金，智慧喻工匠，精進勇猛喻鏨鑿。身世界中有人我山，人我山中有煩惱礦，煩惱礦中有佛性寶，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，用智慧工匠，鑿破人我山，見煩惱礦，以覺悟火烹煉，見自金剛佛性，了然明淨，是故以金剛為喻，因為之名也。空解不行，有名無體，解義修行，名體俱備。不修即凡夫，修即同聖智，故名金剛也。何名般若，般若是梵語，唐言智慧。智者不起愚心，慧者有其方便；智是慧體，慧是智用。體若有慧，用智不愚，體若無慧，用愚無智。只為愚癡未悟，故修智慧以除之也。何名波羅蜜，唐言到彼岸。到彼岸者，離生滅義。只緣世人性無堅固，於一切法上有生滅相，流浪諸趣，未到真如之地，並是此岸；要具大智慧，于一切法圓滿，離生滅相，即是到彼岸。亦云心迷則此岸，心悟則彼岸；心邪則此岸，心正則彼岸。口說心行，即自法身有波羅蜜；口說心不行，即無波羅蜜。何名為經？經者，徑也，是成佛之道路也。凡人欲臻斯路，當內修般若行，以至究竟。如或但能誦說，心不依行，自心則無經；實見實行，自心則有經。故此經如來號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

**【如是我聞。】**

如者指義，是者定詞，阿難自稱如是之法，我從佛聞，明不自說也。故言如是我聞。又我者性也，性即我也，內外動作，皆由於性，一切盡聞，故稱我聞也。

**【一時佛在舍衛國，祇樹給孤獨園。】**

言一時者，師資會遇齊集之時也。佛者是說法之主。在者欲明處所。舍衛國者波斯匿王所在之國。只者太子名也。樹是祇陀太子所施，故言祇樹也。給孤獨者，須達長者之異名。園者本屬須達，故言給孤獨園。佛者梵語，唐言覺也。覺義有二：一者外覺，觀諸法空；二者內覺，知心空寂，不被六塵所染。外不見人過，內不被邪迷所惑，故名覺。覺即是佛也。

**【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】**

言與者，佛與比丘同住金剛般若無相道場，故言與也。大比丘者，是大阿羅漢故。比丘者梵語，唐言能破六賊，故名比丘。眾，多也。千二百五十人者，其數也。俱者，同處平等法會。

**【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，乞食於其城中。】**

爾時者，當此之時，是今辰時，齋時欲至也。著衣持缽者，為顯教示跡故也。入者為自城外而入也。舍衛大城者，名舍衛國豐德城也，即波斯匿王所居之城，故言舍衛大城也。言乞食者，表如來能下心于一切眾生也。

**【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缽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】**

次第者不擇貧富，平等以化也。乞已者，如多乞不過七家，七家數滿，更不至餘家也。還至本處者，佛意制諸比丘，除請召外，不得輒向白衣舍，故云爾。洗足者，如來示現，順同凡夫，故言洗足。又大乘法，不獨以洗手足為淨，蓋淨洗手足，不若淨心，一念心淨，則罪垢悉除矣。如來欲說法時，常儀敷旃檀座，故言敷座而坐也。

**【時長老須菩提，】**

何名長老，德尊年高，故名長老。須菩提是梵語，唐言解空也。

**【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】**

隨眾生所坐，故云即從座起。弟子請益，行五種儀：一者從座而起；二者端整衣服；三者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；四者合掌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舍；五者一心恭敬，以申問辭。

**【「稀有世尊！】**

稀有略說三義：第一稀有，能舍金輪王位。第二稀有，身長丈六，紫磨金容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三界無比。第三稀有，性能含吐八萬四千法，三身俱圓備。以具上三義，故云稀有也。世尊者，智慧超過三界，無有能及者，德高更無有上，一切咸恭敬，故曰世尊。

**【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】**

如來者，自真如來之本性也。護念者，以般若波羅蜜法，護念諸菩薩。付囑者如來以般若波羅蜜法，付囑須菩提諸大菩薩。言善護念者，令諸學人，以般若智，護念自身心，不令妄起憎愛，染外六塵，墮生死苦海，於自心中，念念常正，不令邪起。自性如來，自善護念。言善付囑者，前念清淨，付囑後念，後念清淨，無有間斷，究竟解脫。如來委曲誨示眾生，及在會之眾，當常行此，故云善付囑也。菩薩者梵語，唐言道心眾生，亦云覺有情。道心者，常行恭敬，乃至蠢動含靈，普敬愛之，無輕慢心，故名菩薩。

**【「世尊！善男子，善女人，】**

善男子者平坦心也，亦是正定心也，能成就一切功德，所往無礙也。善女人者，是正慧心也，由正慧心，能出生一切有為無為功德也。

**【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】**

須菩提問一切發菩提心人，應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須菩提見一切眾生躁擾不停，猶如隙塵，搖動之心，起如飄風，念念相續，無有間歇，問欲修行，如何降伏。

**【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】**

是佛讚歎須菩提，善得我心，善得我意也。

**【「汝今諦聽：當為汝說，】**

佛欲說法，常先戒敕，令諸聽者，一心靜默，吾當為說。

**【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】**

阿之言無，耨多羅之言上，三之言正，藐之言遍，菩提之言知。無者，無諸垢染。上者，三界無能比。正者，正見也。遍者，一切智也。智者，知一切有情皆有佛性，但能修行，盡得成佛。三者，即是無上清淨般若波羅蜜也。是以一切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欲修行，應知無上菩提道，應知無上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法，以此降伏其心也。

**【「唯然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】**

唯然者應諾之辭。願樂者願佛廣說，令中下根機，盡得開悟。樂者，樂聞深法。欲聞者，渴仰慈誨也。

**【佛告須菩提：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降伏其心。】**

前念清淨，後念清淨，名為菩薩。念念不退，雖在塵勞，心常清淨，名摩訶薩。又慈悲喜舍，種種方便，化度眾生，名為菩薩。能化所化心無取著，是名摩訶薩。恭敬一切眾生，即是降伏自心處。真者不變，如者不異，遇諸境界，心無變異，名曰真如，亦云外不假曰真，內不虛曰如。念念無差，即是降伏其心也。不虛一本作不亂。

**【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；若有色、若無色；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、若非無想；我皆令入無餘涅槃，】**

卵生者迷性也。胎生者習性也。濕生者隨邪性也。化生者見趣性也。迷故造諸業，習故常流轉，隨邪心不定，見趣多淪墜。起心修心，妄見是非，內不契無相之理，名為有色。內心守直，不行恭敬供養，但言直心是佛，不修福慧，名為無色。不了中道，眼見耳聞，心想思惟，愛著法相，口說佛行，心不依行，名為有想。迷人坐禪，一向除妄，不學慈悲喜舍智慧方便，猶如木石，無有作用，名為無想。不著二法想，故名若非有想。求理心在，故名若非無想。煩惱萬差，皆是垢心，身形無數，總名眾生，如來大悲普化，皆令得入無餘涅槃云。多淪墜一作墮阿鼻也。

**【「而滅度之。】**

如來指示三界九地眾生，各有涅槃妙心，令自悟入無餘。無餘者，無習氣煩惱也。涅槃者，圓滿清淨義，滅盡一切習氣，令永不生，方契此也。度者渡生死大海也，佛心平等，普願與一切眾生，同入圓滿清淨無餘涅槃，同渡生死大海，同諸佛所證也。有人雖悟雖修，作有所得心者，卻生我相，名為法我。除盡法我，方名滅度也。

**【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，得滅度者。】**

如是者，指前法也，滅度者大解脫也。大解脫者，煩惱及習氣，一切諸業障滅盡更無有餘，是名大解脫。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元各自有一切煩惱貪嗔惡業，若不斷除，終不得解脫，故言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。一切迷人，悟得自性，始知佛不見自相，不有自智，何曾度眾生？只為凡夫不見自本心，不識佛意，執著諸法相，不達無為之理，我人不除，是名眾生。若離此病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故言妄心無處現菩提，生死涅槃本平等，何滅度之有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】**

眾生佛性無有異，緣有四相，不入無餘涅槃。有四相即是眾生，無四相即是佛；迷即佛是眾生，悟即眾生是佛。迷人恃有財寶學問族姓，輕慢一切人，名我相。雖行仁義禮智信，而意高自負，不行普敬，言我解行仁義禮智信，不合敬爾，名人相。好事歸己，惡事施於人，名眾生相。對境取捨分別，名壽者相。是謂凡夫四相。修行人亦有四相，心有能所，輕慢眾生，名我相。恃持戒，輕破戒者，名人相。厭三塗苦，願生諸天，是眾生相。心愛長年，而勤修福業，諸執不忘，是壽者相。有四相即是眾生，無四相即是佛也。

**【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于法，應無所住行於佈施，所謂不住色佈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佈施。】**

凡夫佈施，只求身相端嚴，五欲快樂，故報盡卻墮三塗。世尊大慈，教行無相佈施者，不求身相端嚴，五欲快樂，但令內破慳心，外利益一切眾生，如是相應，為不住色佈施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菩薩應如是佈施，不住於相。】**

應如是無相心佈施者，為無能施之心，不見有施之物，不分別受施之人，是名不住相佈施也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佈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】**

菩薩行施，無所希求，其所獲福德，如十方虛空，不可較量。言復次者，連前起後之辭。一說布者普也，施者散也，能普散盡心中妄念習氣煩惱，四相泯絕，無所蘊積，是真佈施。又說佈施者，由不住六塵境界，又不有漏分別，惟當返歸清淨，了萬法空寂，若不了此意，惟增諸業，故須內除貪愛，外行佈施，內外相應，獲福無量。見人作惡，不見其過，自性不生分別，是名離相。依教修行，心無能所，即是善法。修行人心有能所，不名善法，能所心不滅，終未得解脫。念念常行般若智，其福無量無邊，依如是修行，感得一切人天恭敬供養，是名為福德，常行不住相佈施，普敬一切蒼生，其功德無有邊際，不可稱計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】**

緣不住相佈施，所得功德，不可稱量。佛以東方虛空為譬喻，故問須菩提：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者，須菩提言：東方虛空不可思量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虛空，可思量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須菩提！菩薩無住相佈施，福德亦復如是，不可思量。】**

佛言虛空無有邊際，不可度量，菩薩無住相佈施，所得功德亦如虛空，不可度量，無邊際也。世界中大者莫過虛空，一切性中大者莫過佛性。何以故？凡有形相者，不得名為大，虛空無形相，故得名為大。一切諸性，皆有限量，不得名為大，佛性無有限量，故名為大。此虛空中無東西南北，若見東西南北，亦是住相，不得解脫。佛性本無我人眾生壽者，若有此四相可見，即是眾生性，不名佛性，亦所謂住相佈施也。雖於妄心中說有東西南北，在理則何有，所謂東西不真，南北曷異，自性本來空寂混融，無所分別，故如來深贊不生分別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】**

應者唯也，但唯如上所說之教，住無相佈施，即是菩薩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身相，得見如來。】**

色身即有相，法身即無相。色身者，四大和合，父母所生，肉眼所見。法身者，無有形段，非有青黃赤白，無一切相貌，非肉眼能見，慧眼乃能見之。凡夫但見色身如來，不見法身如來。法身身等虛空，是故佛問須菩提，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，須菩提知凡夫但見色身如來，不見法身如來，故言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」】**

色身是相，法身是性，一切善惡，盡由色身，不由法身，色若作惡，法身不生善處，色身作善，法身不墮惡處。凡夫唯見色身，不見法身，不能行無住相佈施，不能於一切處行平等行，不能普敬一切眾生。見法身者，即能行無住相佈施，即能普敬一切眾生，即能修般若波羅蜜行。方信一切眾生，同一真性，本來清淨，無有垢穢，具足恒沙妙用。

**【佛告須菩提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」】**

如來欲顯法身，說一切諸相皆虛妄，若見一切諸相虛妄不實，即見如來無相之理也。

**【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眾生，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」】**

須菩提問，此法甚深難信難解，末世凡夫智慧微劣，云何信入，佛答在次下。

**【佛告須菩提：「莫作是說！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，而種善根。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。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，生淨信者。】**

於我滅後，後五百歲，若復有人，能持大乘無相戒，不妄取諸相，不造生死業，一切時中，心常空寂，不被諸相所縛，即是無所住心，於如來深法，心能信入，此人所有言說，真實可信。何以故？此人不於一劫二劫三四五劫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億劫，種諸善根，是故如來說，我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能離相修行者，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二三四五佛，種諸善根。何名種諸善根？略述次下：所謂于諸佛所，一心供養，隨順教法，于諸菩薩善知識師僧父母，耆年宿德尊長之前處，常行恭敬，承順教命，不違其意，是名種諸善根；于一切貧苦眾生，起慈悲心，不生輕厭，有所需求，隨力惠施，是名種諸善根；于一切惡類，自行和柔忍辱，歡喜逢迎，不逆其意，令彼發歡喜心，息剛戾心，是名種諸善根；于六道眾生，不加殺害，不欺不賤，不毀不辱，不騎不棰，不食其肉，常行饒益，是名種諸善根。信心者，信般若波羅蜜能除一切煩惱，信般若波羅蜜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，信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一切諸佛，信自身中佛性本來清淨，無有染汙，與諸佛佛性平等無二，信六道眾生本來無相，信一切眾生盡能成佛，是名清淨信心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，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，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，無法相亦無非法相。】**

若有人於如來滅後，發般若波羅蜜心，行般若波羅蜜行，修習悟解，得佛深意者，諸佛無不知之。若有人聞上乘法，一心受持，即能行般若波羅蜜無相無著之行，了無我人眾生壽者四相。無我者，無色受想行識也。無人者，了四大不實，終歸地水火風也。無眾生者，無生滅心也。無壽者，我身本無，甯有壽者。四相既亡，即法眼明澈，不著有無，遠離二邊，自心如來，自悟自覺，永離塵勞妄念，自然得福無邊。無法相者，離名絕相，不拘文字也。亦無非法相者，不得言無般若波羅蜜法，若言無般若波羅蜜法，即是謗法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是諸眾生，若心取相，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。若取法相，即著我人眾生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人眾生壽者。】**

取此三相，並著邪見，盡是迷人，不悟經意。故修行人不得愛著如來三十二相，不得言我解般若波羅蜜法，亦不得言不得般若波羅蜜行，而得成佛。

**【「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。法尚應舍，何況非法。】**

法者，是般若波羅蜜法。非法者，生天等法。般若波羅蜜法，能令一切眾生過生死大海，既得過已，尚不應住，何況生天等法，而得樂著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】**

阿耨多羅，非從外得，但心無能所即是也。祗緣對病設藥，隨機宜為說，何有定法乎？如來說無上正法，心本無得，亦不言不得，但為眾生所見不同，如來應彼根性，種種方便，開誘化導，俾其離諸執著，指示一切眾生，妄心生滅不停，逐境界動，於前念瞥起，後念應覺，覺既不住，見亦不存。若爾，豈有定法為如來可說也。阿者，心無妄念。耨多羅者，心無驕慢。三者，心常在正定。藐者，心常在正慧。三菩提者，心常空寂。一念凡心頓除，即見佛性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，非法非非法。】**

恐人執著如來所說文字章句，不悟無相之理，妄生知解，故言不可取。如來為化種種眾生，應機隨量，所有言說，亦何有定乎？學人不解如來深意，但誦如來所說教法，不了本心，終不成佛，故言不可說。口誦心不行即非法，口誦心行，了無所得，即非非法。

**【「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】**

三乘根性，所解不同，見有深淺，故言差別。佛說無為法者，即是無住，無住即是無相，無相即無起，無起即無滅，蕩然空寂，照用齊皎，鑒覺無礙，乃真是解脫佛性。佛即是覺，覺即是觀照，觀照即是智慧，智慧即是般若波羅蜜多。又本云聖賢說法，具一切智，萬法在性，隨問差別，令人心開，各自見性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佈施。是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」】**

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持用佈施，福德雖多，於性上一無利益，依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修行，令自性不墮諸有，是名福德性，心有能所，即非福德性，能所心滅，是名福德性。心依佛教，行同佛行，是名福德性，不依佛教，不能踐履佛行，即非福德性。

**【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】**

十二部教，大意盡在四句中，何以知其然？以諸經中讚歎，四句偈即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。以摩訶般若為諸佛母，三世諸佛，皆依此經修行，方得成佛。般若心經云：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，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從師所學曰受，解義修行曰持，自解自行是自利，為人演說是利他，功德廣大，無有邊際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】**

此經者，非指此一卷之文也，要顯佛性，從體起用，妙利無窮。般若者，即智也。慧以方便為功，智以決斷為用，即一切時中覺照心，是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覺照生，故云此經出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所謂佛、法者，即非佛、法。】**

所說一切文字章句，如標如指。標指者，影響之義。依標取物，依指觀月，月不是指，指不是物，但依經取法，經不是法，經文則肉眼可見，法則慧眼能見。若無慧眼者，但見其文，不見其法。若不見法，即不解佛意。不解佛義，則誦經不成佛道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須陀洹能作是念，『我得須陀洹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】**

須陀洹者梵語，唐言逆流。逆生死流，不染六塵，一向修無漏業，得粗重煩惱不生，決定不受地獄畜生修羅異類之身，名須陀洹果。若了無相法，即無得果之心，微有得果之心，即不名須陀洹，故言不也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」】**

流者，聖流也，須陀洹人也，離粗重煩惱，故得入聖流，而無所入，無得果之心也。須陀洹者，乃修行初果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『我得斯陀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」】**

斯陀含者梵語，唐言一往來。舍三界結縛，三界結盡，故名斯陀含。斯陀含名一往來，往來從天上卻到人間生，從人間卻生天上竟，遂出生死，三界業盡，名斯陀含果。大乘斯陀含者，目觀諸境，心有一生滅，無第二生滅，故名一往來。前念起妄，後念即止；前念有著，後念即離，故實無往來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『我得阿那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」】**

阿那含梵語，唐言不還，亦名出欲。出欲者外不見可欲之境，內無欲心可行，定不向欲界受生，故名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亦名不還，以欲習永盡，決定不來受生，是故名阿那含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】**

諸漏已盡，無復煩惱，名阿羅漢。阿羅漢者，煩惱永盡，與物無諍。若作得果之心，即是有諍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。】**

阿羅漢梵語，唐言無諍。無煩惱可斷，無貪嗔可離，性無違順，心境俱空，內外常寂。若有得果之心，即同凡夫，故言不也。

**【「世尊！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我不作是念：『我是離欲阿羅漢』。】**

何名無諍三昧？謂阿羅漢心無生滅去來，惟有本覺常照，故名無諍三昧。三昧梵語，此云正受，亦云正見。遠離九十六種邪見，是名正見。然空中亦有明暗諍，性中有邪正諍，念念常正，無一念邪心，即是無諍三昧。修此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。若有一念得果心，即不名無諍三昧。

**【「世尊！我若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。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」】**

阿蘭那梵語，唐言無諍行。無諍即是清淨行。清淨行者，為除去有所得心也。若存有所得心，即是有諍，有諍即非清淨道，常得無所得心，即是無諍行也。

**【佛告須菩提：「于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」】**

佛恐須菩提有得法之心，為遣此疑，故問之。須菩提知法無所得，而白佛言：不也。然燈佛是釋迦授記之師，故問須菩提，我于師處有法可得不？須菩提即謂法因師開示，而實無所得，但悟自性本來清淨，本無塵勞，寂然常然，即自成佛，當知世尊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如來法者，譬如日光明照，無有邊際，而不可取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】**

清淨佛土，無相無形，何物而能莊嚴耶？唯以定慧之寶，假名莊嚴。事理莊嚴有三：第一莊嚴世間佛土，造寺寫經佈施供養是也。第二莊嚴見佛土，見一切人，普行恭敬是也。第三莊嚴心即佛土，心淨佛土淨，念念常行佛心是也。

**【「是故須菩提！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生清淨心：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】**

此修行人不應談他是非，自言我能我解，心輕未學，此非清淨心也。自性常生智慧，行平等慈悲心，恭敬一切眾生，是修行人清淨心也。若不自淨其心，愛著清淨處，心有所住，即是著法相。見色著色，住色生心，即是迷人。見色離色，不住色生心，即是悟人。住色生心，如云蔽天；不住色生心，如空無云，日月長照。住色生心，即是妄念；不住色生心，即是真智。妄念生則暗，真智照則明，明即煩惱不生，暗則六塵競起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。于意云何？是身為大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大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」】**

色身雖大，內心量小，不名大身。內心量大，等虛空界，方名大身。色身縱如須彌山王，不為大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如恒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諸恒河沙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但諸恒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。」「須菩提！我今實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佈施，得福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」佛告須菩提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勝前福德。】**

佈施七寶，得三界中富貴報；講說大乘經典，令諸聞者生大智慧，成無上道。當知受持福德，勝前七寶福德。

**【「復次，須菩提！隨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，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。】**

所在之處，如有人即說是經，若念念常行無念，心無所得心，不作能所心說，若能遠離諸心，常依無所得心，即此身中有如來全身舍利，故言如佛塔廟。以無所得心說此經者，感得天龍八部，悉來聽受。心若不清淨，但為名聲利益而說是經者，死墮三塗，有何利益？心若清淨為說是經，令諸聽者除迷妄心，悟得本來佛性，常行真實，感得天人阿修羅等，皆來供養持經人也。

**【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。須菩提！當知是人，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」】**

自心誦得此經，自心解得經義，自心體得無著無相之理，所在之處，常修佛行，念念心無有間歇，即自心是佛，故言所在之處，則為有佛。

**【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是經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。】**

佛說般若波羅蜜，令諸學人用智慧除卻愚心生滅，生滅除盡，即到彼岸，若心有所得，不到彼岸。心無一法可得，即是彼岸，口說心行，乃是到彼岸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無所說。」】**

佛問須菩提，如來說法，心有所得不？須菩提知如來說法，心無所得，故言無所說也。如來意者，欲令世人離有所得之心，故說般若波羅蜜法，令一切人聞之，皆發菩提心，悟無生理，成無上道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」「須菩提！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。如來說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】**

如來說眾生性中妄念，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微塵，一切眾生，被妄念微塵起滅不停，遮蔽佛性，不得解脫。若能念念真正修般若波羅蜜無著無相之行，了妄念塵勞，即清淨法性。妄念既無，即非微塵，是名微塵。了真即妄，了妄即真，真妄俱泯，無別有法，故云是名微塵。性中無塵勞，即是佛世界；心中有塵勞，即是眾生世界。了諸妄念空寂，故云非世界，證得如來法身，普見塵刹，應用無方，是名世界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」】**

三十二相者，是三十二清淨行。三十二清淨行者，于五根中修六波羅蜜，於意根中修無相無為，是名三十二清淨行。常修此三十二清淨行，即得成佛；若不修三十二相清淨行，終不成佛。但愛著如來三十二相，自不修三十二相行，終不得見如來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身命佈施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。」】**

世間重者莫過於身命，菩薩為法，於無量劫中舍施身命與一切眾生，其福雖多，亦不如受持此經四句之福。多劫捨身，不了空義，妄心不除，元是眾生；一念持經，我人頓盡，妄想既除，言下成佛。故知多劫捨身，不如持經四句之福。

**【爾時，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，而白佛言：「稀有世尊！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世尊！若復有人，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，當知是人，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】**

自性不癡名慧眼，聞法自悟名法眼，須菩提是阿羅漢，于五百弟子中，解空第一，已曾勤奉多佛，豈得不聞如是深法？豈於釋迦牟尼佛所始言聞之？然或是須菩提於往昔所得，乃聲聞慧眼，至今方悟佛意，故始得聞如是深經，悲昔未悟，故涕淚悲泣。聞經諦念，謂之清淨，從清淨體中，流出般若波羅蜜多深法，當知決定成就諸佛功德也。

**【「世尊！是實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】**

雖行清淨行，若見垢淨二相，當情並是垢也，即非清淨心也。但心有所得，即非實相。

**【「世尊！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其有眾生，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即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」】**

須菩提深悟佛意，蓋自見業盡垢除，慧眼明徹，信解受持，即無難也。世尊在世說法之時，亦有無量眾生，不能信解受持，何必獨言後五百歲。蓋佛在之日，雖有中下根不信及懷疑者，即往問佛，佛即隨宜為說，無不契悟。佛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漸至末法，去聖遙遠，但存言教，人若有疑，無處諮決，愚迷抱執，不悟無生，著相馳求，輪回諸有，於此時中，得聞深經，清心敬信，悟無生理者，甚為稀有，故言第一稀有。於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若復有人，能於般若波羅蜜甚深經典，信解受持者，即知此人無我人眾生壽者之相，無此四相，是名實相，即是佛心，故曰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

**【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】**

佛印可須菩提所解，善契我心，故重言如是也。

**【「若復有人，得聞是經，不驚不怖不畏，當知是人，甚為稀有。】**

聲聞久著法相，執有為解，不了諸法本空，一切文字，皆是假立，忽聞深經，諸相不生，言下即佛，所以驚怖。唯是上根菩薩，得聞此理，歡喜受持，心無恐怖退轉，如此之流，甚為稀有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】**

口說心不行即非，口說心行即是；心有能所即非，心無能所即是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。】**

見有辱境當情，即非；不見辱境當情，即是。見有身相，當彼所害，即非；不見有身相，當彼所害，即是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于爾時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嗔恨。】**

如來因中在初地時，為忍辱仙人，被歌利王割截身體，無一念痛惱之心，若有痛惱之心，即生嗔恨。歌利王是梵語，此云無道極惡君也。一說如來因中，曾為國王，常行十善，利益蒼生，國人歌贊此王，故云歌利王，求無上菩提，修忍辱行。爾時天帝釋化作旃檀羅，乞王身肉，即割施，殊無嗔惱。今並存二說，於理俱通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，作忍辱仙人，于爾所世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】**

如來因中於五百世修忍辱波羅蜜，以得四相不生。如來自述往因者，欲令一切修行人，成就忍辱波羅蜜行。行忍辱波羅蜜行者，不見一切人過惡，冤親平等，無是無非，被他打罵殘害，歡喜受之，倍加恭敬，行如是行者，即能成就忍辱波羅蜜也。

**【「是故須菩提！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】**

不應住色生心者，是都標也。聲香等別，列其名也。于此六塵起憎愛心，由此妄心，積集無量業結，覆蓋佛性，雖種種勤苦修行，不除心垢，無解脫之理。推其根本，都由色上住心。如能念念常行般若波羅蜜，推諸法空，不生執著，念念常自精進，一心守護，無令放逸。淨名經云：上求一切智，無非時求。大般若經云：菩薩摩訶薩晝夜精勤，常住般若波羅蜜多，相應作意，無時暫舍。

**【「若心有住，則為非住。】**

若心住涅槃，非是菩薩住處，不住涅槃，不住諸法，一切處不住，方是菩薩住處。上文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也。

**【「是故佛說菩薩心，不應住色佈施。須菩提！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，應如是佈施。】**

菩薩不為求望自身快樂，而行佈施，但為內破慳心，外利益一切眾生，而行佈施也。

**【「如來說一切諸相，即是非相。又說一切眾生，則非眾生。】**

如者不生，來者不滅，不生者我人等相不生，不滅者覺照不滅。下文云：如來者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如來說我人等相，畢竟可破壞，非真實體也。一切眾生，盡是假名，若離妄心，即無眾生可得，故言即非眾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】**

真語者，說一切有情無情皆有佛性；實語者，說眾生造惡業定受苦報；如語者，說眾生修善法，定有樂報；不誑語者，說般若波羅蜜法，出生三世佛，決定不虛；不異語者，如來所說初善中善後善旨意微妙，一切天魔外道，無有能超勝及破壞佛語者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】**

無實者以法體空寂，無相可得；然中有恆沙性德，用之不匱，故言無虛。欲言其實，無相可得；欲言其虛，用而無間，是故不得言無，不得言有。得無而不無，言譬不及者，其唯真智乎，若不離相修行，無由臻此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菩薩心住于法，而行佈施，如人入闇，即無所見。】**

於一切法，心有住著，則不了三輪體空，如盲者處闇，無所曉了。華嚴經云：聲聞在如來會中聞法，如盲如聾，為住諸法相故也。

**【「若菩薩心不住法，而行佈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】**

若菩薩常行般若波羅蜜多無著無相行，如人有目，處於皎日之中何所不見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經，受持讀誦，則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】**

當來之世者，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濁惡之世，邪法競起，正法難行，於此時中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得遇此經，從師稟受，讀誦在心，精進不忘，依義修行，悟入佛之知見，則能成就阿耨菩提，以是三世諸佛，無不知之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佈施；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佈施；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佈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，以身佈施，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受持讀誦，為人解說。】**

佛說末法之時，得聞此經，信心不逆，四相不生，即是佛之知見，此人功德，勝前多劫捨身功德，百千萬億不可譬喻。一念聞經，其福尚多，何況更能書寫受持為人解說，當知此人，決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種種方便，為說如是甚深經典，俾離諸相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得福德，無有邊際，蓋緣多劫捨身，不了諸法本空，心有能所，未離眾生之見，如能聞經悟道，我人頓盡，言下即佛，將捨身有漏之福，比持經無漏之慧，實不可及，故雖十方聚寶，三世捨身，不如持經四句偈。

法云，心有能所四字，一本云，有能舍所舍心，有元來未離眾生之見，此解意又分明，故兩存之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功德。】**

持經之人，心無我所，無我所故，是為佛心，佛心功德，無有邊際，故言不可稱量。

**【「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】**

大乘者智慧廣大，善能建立一切法。最上乘者，不見垢法可厭，不見淨法可求，不見眾生可度，不見涅槃可證，不作度眾生心，不作不度眾生心，是名最上乘，亦名一切智，亦名無生忍，亦名大般若。

**【「若有人能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】**

若有人發心求佛無上道，聞此無相無為甚深之法，即當信解受持，為人解說，令其深悟，不生譭謗，得大忍力，大智慧力，大方便力，方能流通此經也。上根之人，聞此經典，得深悟佛意，持自心經，見性究竟，復起利他之行，能為人解說，令諸學者，自悟無相理，得見本性如來，成無上道，當知說法之人，所得功德，無有邊際，不可稱量。聞經解義，如教修行，復能廣為人說，令諸眾生，得悟修行無相無著之行，以能行此行，有大智慧光明，出離塵勞，雖離塵勞，不作離塵勞之念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故名荷擔如來，當知持經之人，自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樂小法者，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，即於此經，不能聽受讀誦，為人解說。】**

何名樂小法者，為二乘聲聞人，樂小果不發大心，故即於如來深法，不能受持讀誦，為人解說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，所應供養。當知此處，則為是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繞，以諸華香而散其處。】**

若人口誦般若，心行般若，在在處處，常行無為無相之行，此人所在之處，如有佛塔，感得一切天人，各持供養，作禮恭敬，與佛無異。能受持經者，是人心中，自有世尊，故云如佛塔廟，當知所得福德，無量無邊。

**【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】**

佛言持經之人，如得一切天人恭敬供養，為前生有重業障故，今生雖得受持諸佛如來甚深經典，常被人輕賤，不得人恭敬供養，自以受持經典故，不起人我等相，不問冤親，常行恭敬，心無惱恨，蕩然無所計較，念念常行般若波羅蜜行，曾無退轉，以能如是修行故，得無量劫以至今生，所有極惡罪障，並能消滅。又約理而言，先世即是前念妄心，今世即是後念覺心，以後念覺心，輕賤前念妄心，妄不得住，故云先世罪業，即為消滅，妄念既滅，罪業不成，即得菩提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。若復有人於後末世，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】**

供養恒沙諸佛，施寶滿三千界，捨身如微塵數，種種福德不及持經一念悟無生理，息希望心，遠離眾生顛倒知見，即到波羅蜜彼岸，永出三塗，證無餘涅槃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後末世，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。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。】**

佛言末法眾生，德薄垢重，嫉妒彌深，邪見熾盛，於此時中，如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圓成法相，了無所得，念念常行慈悲喜舍，謙下柔和，究竟成就無上菩提。或有人不知如來正法，常住不滅，聞說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人能成就無相心，行無相行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則必心生驚怖，狐疑不信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」】**

是經義者，即無著無相行也，云不可思議者，讚歎無著無相行，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。

**【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：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】**

須菩提問佛，如來滅後後五百歲，若有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依何法而住？如何降伏其心？佛言當發度脫一切眾生心，度脫一切眾生，盡得成佛已，不得見有一眾生是我滅度者，何以故？為除能所心，除有眾生心，亦除我見心也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】**

菩薩若見有眾生可度者，即是我相；有能度眾生心，即是人相；謂涅槃可求，即是眾生相；見有涅槃可證，即是壽者相。有此四相，即非菩薩也。

**【「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】**

有法者，我人等四法是也。不除四法，終不得菩提。若言我發菩提心者，亦是人我等法，人我等法，是煩惱根本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言：「如是如是！】**

佛告須菩提：我于師處，不除四相，得授記不？須菩提深解無相之理，故言不也，善契佛意，故佛言：如是如是。言是，即印可之辭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：『汝于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』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『汝于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』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】**

佛言實無我人眾生壽者，始得受菩提記，我若有發菩提心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，以實無所得，然燈佛始與我授記。此一段文，總成須菩提無我義。佛言諸法如義者，諸法即是色聲香味觸法，於此六塵中，善能分別，而本體湛然，不染不著，曾無變異，如空不動，圓通瑩澈歷劫常存，是名諸法如義。菩薩瓔珞經云：毀譽不動，是如來行。入佛境界經云：諸欲不染故，敬禮無所觀。

**【「若有人言：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。】**

佛言實無所得心，而得菩提，以所得心不生，是故得菩提，離此心外，更無菩提可得，故言無實也，所得心寂滅，一切智本有，萬行悉圓備，恒沙德性，用無乏少，故言無虛也。

**【「是故如來說一切法，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！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】**

能于諸法，心無取捨，亦無能所，熾然建立一切法，而心常空寂，故知一切法皆是佛法。恐迷者貪著，一切生為佛法，為遣此病，故言即非一切法。心無能所，寂而常照，定慧齊行，體用一致，是故名一切法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譬如人身長大。」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」】**

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則為非大身者，以顯一切眾生，法身不二，無有限量，是名大身；法身本無處所，故言則非大身。又以色身雖大，內無智慧，即非大身；色身雖小，內有智慧，得名大身。雖有智慧，不能依行，即非大身；依教修行，悟入諸佛無上知見，心無能所限量，是名大身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：『我當滅度無量眾生』，則不名菩薩。】**

菩薩若言由我說法，除得彼人煩惱，即是法我。若言我度得眾生，即有我所。雖度脫眾生，心有能所，我人不除，不得名為菩薩。熾然說種種方便，化度眾生，心無能所，即是菩薩也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名為菩薩。是故佛說一切法，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。須菩提！若菩薩作是言：『我當莊嚴佛土』，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】**

菩薩若言我能建立世界者，即非菩薩。雖然建立世界，心有能所，即非菩薩。熾然建立世界，能所心不生，是名菩薩。最勝妙定經云：假使有人造得白銀精舍滿三千大千世界，不如一念禪定心。心有能所，即非禪定。能所不生，是名禪定。禪定即是清淨心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】**

于諸法相，無所滯礙，是名通達。不作解法心，是名無我法。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，真是菩薩。隨分行持，亦得名為菩薩，然未為真菩薩。解行圓滿，一切能所心盡，方得名真是菩薩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」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有天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」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」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法眼。」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」】**

一切人盡有五眼，為迷所覆，不能自見。故佛教除卻迷心，即五眼開明。念念修行般若波羅蜜法，初除迷心，名為第一肉眼。見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，起憐湣心，是名第二天眼。癡心不生，名為第三慧眼。著法心除，名為第四法眼。細惑永盡，圓明遍照，名為第五佛眼。又云見色身中有法身，名為天眼。見一切眾生，各具般若性，名為慧眼。見性明徹，能所永除，一切佛法，本來自備，名為法眼。見般若波羅蜜，能生三世一切法，名為佛眼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」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諸恒河所有沙數，佛世界如是，寧為多不？」「甚多，世尊！」】**

恒河者，西國祇園精舍側近河，如來說法，指此河為喻，佛說此河中沙，一沙況一世界，以為多不？須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佛舉此眾多國土者，欲明其中，所有眾生，一一眾生，皆有若許心數也。

**【佛告須菩提：「爾所國土中，所有眾生，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】**

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，一一眾生，皆有若干差別心數，心數雖多，總名妄心，識得妄心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此心即真心，常心，佛心，般若波羅蜜心，清淨菩提涅槃心。

**【「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】**

過去心不可得者，前念妄心，瞥然已過，追尋無有處所。現在心不可得者，真心無相，憑何得見？未來心不可得者，本無可得，習氣已盡，更不復生。了此三心皆不可得，是名為佛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佈施，是人以是因緣，得福多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此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」「須菩提！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，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】**

七寶之福，不能成就佛果菩提，故言無也。以其無量數限，故名曰多。如能超過，即不說多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」】**

佛意恐眾生不見法身，但見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紫磨金耀，以為如來真身，為遣此迷，故問須菩提，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三十二相即非具足色身，內具三十二淨行，是名具足色身。淨行者，即六波羅蜜是也。于五根中修六波羅蜜，於意根中定慧雙修，是名具足色身。徒愛如來三十二相，內不行三十二淨行，即非具足色身。不愛如來色身，能自持清淨行，亦名得具足色身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」】**

如來者，即無相法身是也。非肉眼所見，慧眼乃能見之，慧眼未明具足，生我人等相，以觀三十二相為如來者，即不名為具足也。慧眼明徹，我人等相不生，正智光明常照，是名諸相具足。三毒未泯，言見如來真身者，固無此理，縱能見者，只是化身，非真實無相之法身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有所說法』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！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】**

凡夫說法，心有所得，故告須菩提：如來說法，心無所得。凡夫作能解心說，如來語默皆如，所發言辭，如回應聲，任用無心，不同凡夫作生滅心說。若言如來說法，心有生滅者，即為謗佛。維摩經云：真說法，無說無示，聽法者，無聞無得。了萬法空寂，一切名言，皆是假立，於自空性中，熾然建立，一切言辭演說，諸法無相無為，開導迷人，令見本性，修證無上菩提。

**【爾時，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眾生，于未來世，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」】**

靈幽法師加此。爾時慧命須菩提以下六十二字，是長慶二年，今現在濠州鐘離寺石碑上，記六祖解在前，故無解，今亦存之。

**【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？」佛言：「如是如是！須菩提！我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】**

須菩提言：所得心盡，即是菩提。佛言如是如是，我於菩提實無希求心，亦無所得心，以如是故，得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**【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】**

此菩提法者，上至諸佛，下至昆蟲，盡含種智，與佛無異，故言平等，無有高下。以菩提無二故，但離四相，修一切善法，則得菩提。若不離四相，雖修一切善法，轉增我人欲證解脫之心，無由可了。若離四相，修一切善法，解脫可期。修一切善法者，於一切法，無有染著，對一切境，不動不搖，於出世法，不貪不著不愛，于一切處常行方便，隨順眾生，使之歡喜信服，為說正法，令悟菩提，如是始名修行，故言修一切善法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】**

修一切善法，希望果報，即非善法。六度萬行熾然俱作，心不望報，是名善法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佈施，若人以此《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】**

大鐵圍山，高廣二百二十四萬里；小鐵圍山，高廣一百一十二萬里；須彌山高廣三百三十六萬里，以此名為三千大千世界。就理而言，即貪嗔癡妄念各具一千也。如爾許山盡如須彌，以況七寶數持用佈施，所得福德，無量無邊，終是有漏之因，而無解脫之理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四句經文雖少，依之修行，即得成佛，是知持經之福，能令眾生證得菩提，故不可比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度眾生』。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，若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。】**

須菩提意謂如來有度眾生心，佛為遣須菩提如是疑心，故言莫作是念，一切眾生，本自是佛，若言如來度得眾生成佛，即為妄語，以妄語故，即是我人眾生壽者，此為遣我所心也。夫一切眾生，雖有佛性，若不因諸佛說法，無由自悟，憑何修行，得成佛道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如來說有我者，則非有我。而凡夫之人，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！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】**

如來說有我者是自性清淨，常樂我淨之我，不同凡夫貪嗔無明虛妄不實之我。故言凡夫之人，以為有我。有我人者，即是凡夫；我人不生，即非凡夫。心有生滅，即是凡夫；心無生滅，即非凡夫。不悟般若波羅蜜多，即是凡夫；若悟般若波羅蜜多，即非凡夫。心有能所，即是凡夫；心無能所，即非凡夫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如是！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佛言：「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，則是如來。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】**

世尊大慈，恐須菩提執相之病未除，故作此問。須菩提未知佛意，乃言如是。如是之言，早是迷心，更言以三十二相觀如來，又是一重迷心，離真轉遠，故如來為說，除彼迷心。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，即是如來。轉輪聖王，雖有三十二相，豈得同如來。世尊引此言者，以遣須菩提執相之病，令其所悟深澈。須菩提被問，迷心頓釋，故云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須菩提是大阿羅漢，所悟甚深得方便，不生迷路，以冀世尊除遣細惑，令後世眾生所見不謬也。

**【爾時世尊而說偈言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】**

若以兩字，是發語之端。色者相也，見者識也。我者，是一切眾生身中自性清淨，無為無相真常之體，不可高聲念佛，而得成就，念須正念分明，方得悟解，若以色聲求之，不可見也。是知于相中觀佛，聲中求法，心有生滅，不悟如來矣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『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：『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相。莫作是念！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】**

須菩提聞說真身離相，便謂不修三十二淨行，而得菩提。佛語須菩提，莫言如來不修三十二淨行，而得菩提，汝若言不修三十二淨行，得阿耨菩提者，即是斷佛種性，無有是處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佈施，若復有人，知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不受福德？須菩提！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著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」】**

通達一切法，無能所心，是名為忍。此人所得福德，勝前七寶福德。菩薩所作福德，不為自己，意在利益一切眾生，故言不受福德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如來若來若去，若坐若臥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】**

如來非來非不來，非去非不去，非坐非不坐，非臥非不臥。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常在空寂，即是如來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，碎為微塵，于意云何？是微塵眾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則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，即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】**

佛說三千大千世界，以喻一切眾生性上微塵之數，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微塵，一切眾生性上妄念微塵，即非微塵者，聞經悟道，覺慧常照，趣向菩提也。念念不住，常在清淨，如是清淨微塵，是名微塵眾。

**【「世尊！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則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】**

三千者約理而言，則貪嗔癡妄念各具一千數也。心為善惡之本，能作凡作聖，其動靜不可測度，廣大無邊，故名大千世界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則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則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」】**

心中明瞭，莫過悲智二法，由此二法，而得菩提。說一合相者，心有所得故，即非一合相；心無所得，是名一合相。一合相者，不壞假名，而談實相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說。但凡夫之人，貪著其事。】**

由悲智二法，成就佛果菩提，說不可盡，妙不可言，凡夫之人，貪著文字事業，不行悲智二法。若不行悲智二法，而求無上菩提，何由可得？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人言：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。須菩提！于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說義不？世尊！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，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，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。】**

如來說此經者，令一切眾生，自悟般若智慧，自修行菩提果。凡夫人不解佛意，便謂如來說我人等見，不知如來說甚深無相無為般若波羅蜜法。如來所說我人等見，不同凡夫我人等見。如來說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，是真我見。說一切眾生有無漏智，性本自具足，是人見。說一切眾生本自無煩惱，是眾生見。說一切眾生，性本不生不滅，是壽者見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，應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！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】**

發菩提心者，應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應見一切眾生無漏種智，本自具足，應信一切眾生本無煩惱，應信一切眾生，自性本無生滅，雖行一切智慧，方便接物利生，不作能所之心，口說無相法，而心有能所，即非法相，口說無相法，心行無相行，而能所心滅，是名法相也。

**【「須菩提！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，持用佈施；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】**

七寶福雖多，不如有人發菩提心，受持此經四句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百千萬億，不可譬喻。說法善巧方便，觀根應量，種種隨宜，是名人演說，所聽法人，有種種相貌不等，不得作分別之心，但了空寂如如之心，無所得心，無勝負心，無希望心，無生滅心，是名如如不動也。

**【「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】**

夢者是妄身，幻者是妄念，泡者是煩惱，影者是業障。夢幻泡影業，是名有為法，若無為法，則真實離名相，悟者無諸業。

**【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，優婆塞、優婆夷。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】**

# 六祖口訣後序

法性圓寂，本無生滅，因有生念，遂有生緣，故天得命之以生，是故謂之命。天命既立，真空入有，前日生念轉而為意識，意識之用，散而為六根，六根各有分別，中有所總持者，是故謂之心。心者念慮之所在也，神識之所含也，真妄之所共處者也，當凡夫聖賢幾會之地也。一切眾生自無始來，不能離生滅者，皆為此心所累。故諸佛惟教人了此心，此心了即見自性，見自性則是菩提也。此在性時皆自空寂，而湛然若無，緣有生念，而後有者也。有生則有形，形者地水火風之聚沫者也，以血氣為體，有生者之所托也，血氣足則精足，精足則生神，神足則生妙用。然則妙用者，即是在吾圓寂時之真我也。因形之遇物，故見之于作為而已。但凡夫迷而逐物，聖賢明而應物；逐物者自彼，應物者自我；自彼者著於所見，故覓輪回；自我者當體常空，故萬劫如一。合而觀之，皆心之妙用也。是故當其未生之時，所謂性者，圓滿具足，空然無物，湛乎自然，其廣大與虛空等，往來變化，一切自由。天雖欲命我以生，其可得乎？天猶不能命我以生，況於四大乎？況於五行乎？既有生念，又有生緣，故天得以生命我，四大得以氣形我，五行得以數約我，此有生者之所以有滅也。然則生滅則一，在凡夫聖賢之所以生滅則殊。凡夫之人，生緣念有，識隨業變，習氣薰染，因生愈甚，故既生之後，心著諸妄，妄認四大以為我身，妄認六親以為我有，妄認色聲以為快樂，妄認塵勞以為富貴。心自知見，無所不妄，諸妄既起，煩惱萬差，妄念奪真，真性遂隱，人我為主，真識為客，三業前引，百業後隨，流浪生死，無有涯際，生盡則滅，滅盡復生，生滅相循，至墮諸趣，在於諸趣，轉轉不知，愈恣無明，造諸業罟，遂至塵沙劫盡，不復人身。聖賢則不然，聖賢生不因念，應跡而生，欲生則生，不待彼命，故既生之後，圓寂之性，依舊湛然，無體相無掛礙，其照萬法，如青天白日，無毫髮隱滯。故建立一切善法，遍于沙界，不見其少；攝受一切眾生，皈於寂滅，不以為多。驅之不能來，逐之不能去。雖托四大為形，五行為養，皆我所假，未嘗妄認，我跡當滅，委而去之，如來去耳，于我何與哉！是故凡夫有生則有滅，滅者不能不生；聖賢有生亦有滅，滅者歸於真空。是故凡夫生滅，如身中影，出入相隨，無有盡時；聖賢生滅，如空中雷，自發自止，不累於物。世人不知生滅之如此，而以生滅為煩惱大患，蓋不自覺也。覺則見生滅如身上塵，當一振奮耳，何能累我性哉！昔我如來以大悲心，閔一切眾生，迷錯顛倒，流浪生死之如此。又見一切眾生，本有快樂自在性，皆可修證成佛，欲一切眾生，盡為聖賢生滅，不為凡夫生滅。猶慮一切眾生無始以來，流浪日久，其種性已差，未能以一法速悟，故為說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可入，皆可到真如之地。每說一法門，莫非丁寧實語，欲使一切眾生，各隨所見法門，入自心地，到自心地，見自性佛，證自身佛，即同如來。是故如來于諸經說有者，欲使一切眾生睹相生善；說無者，欲使一切眾生離相見性。所說色空，亦復如是。然而眾生執著，見有非真有，見無非真無，其見色見空，皆如是執著，復起斷常二見，轉為生死根蒂，不示以無二法門，又將迷錯顛倒，流浪生死，甚於前日，故如來又為說大般若法，破斷常二見，使一切眾生，知真有真無，真色真空，本來無二，亦不遠人，湛然寂靜，只在自己性中，但以自己性智慧，照破諸妄，則曉然自見。是故大般若經六百卷，皆如來為菩薩果人說佛性，然而其間猶有為頓漸者說，惟金剛經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是故其經先說四生四相，次云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蓋顯一切法，至無所住，是為真諦。故如來於此經，凡說涉有即破之，以非直取實相，以示眾生，蓋恐眾生不解所說，其心反有所住故也，如所謂佛法即非佛法之類是也。是故六祖大師，于五祖傳衣付法之際，聞說此經云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言下大悟，是為第六祖。如來云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，其信乎哉！適少觀壇經，聞六祖由此經見性，疑必有所演說，未之見也。及知曹州濟陰，于邢君固處得六祖口訣一本，觀其言簡辭直，明白利斷，使人易曉而不惑，喜不自勝。又念京東河北陝西人，資性質樸信厚，遇事決裂，若使學佛性，必能勇猛精進，超越過人。然其為講師者，多傳百法論，上生經而已，其學者不知萬法隨緣生，緣盡法亦應滅，反以法為法，固守執著，遂為法所縛，死不知解，猶如陷沙之人，力與沙爭，愈用力而愈陷，不知勿與沙爭，即能出陷，良可惜也。適遂欲以六祖金剛經口訣，鏤板流傳，以開發此數方學者佛性，然以文多脫誤，因廣求別本刊校，十年間凡得八本，惟杭越建陝四本文多同，因得刊正謬句。董君遒力勸成之，且從諸朝士以資募工，大夫聞者，皆樂見助，四明樓君常願終承其事，嗚呼！如來云：無法可說是名說法。夫可見於言語文字者豈佛法之真諦耶？然非言語文字，則真諦不可得而傳也。學者因六祖口訣以求金剛經，因金剛經以求見自佛性，見自佛性，然後知佛法不止於口訣而已，如此則六祖之於佛法，其功可思議乎哉！或者以六祖不識字，疑口訣非六祖所作，譬夫大藏經，豈是世尊自作耶，亦聽法者之所傳也。或六祖言之，而弟子傳之，吾不得而知也，苟因口訣可以見經，何疑其不識字也。

元豐七年六月十日天臺羅適謹序